

◆唐玉霞专栏

至暗时刻

唐玉霞

《至暗时刻》展示的是1940年代挪威辩论至敦刻尔克撤退完成这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。先看部电影，觉得好看买了书，我觉得自己可能有编剧的潜力没被激发，总是热衷在电影和原著之间看看来看。

《至暗时刻》的作者是安东尼·麦卡锡，奥斯卡获奖作品《至暗时刻》《万物理论》《波希米亚狂想曲》他都是编剧。

1940年5月，希特勒大军横扫欧洲大陆，英国远征军危在旦夕，捷克、波兰、丹麦、挪威已被攻克，英伦三岛危在旦夕。英国首相张伯伦失去议会信任，准首相候选人哈利法克斯主动表示无法胜任，不被看好的温斯顿·丘吉尔意外升为首相。至暗时刻来自内忧和外困。对内，是思想摇摆的皇室和议会要员。对外，是滞留敦刻尔克三十万英军可能全军覆没，不列颠将彻底沦陷。危机重重困难重重，要不然这个硬得可以砸狗的馅饼也不会掉到丘吉尔头上。

然而丘吉尔这个坏脾气的胖老头并不讨英国政坛喜欢，而且作为前英国海军大臣，无论政坛还是军功，他的履历实在为人所诟病。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，也是丘吉尔最著名的几篇演讲诞生的时候。是要不计代价主张和平？抑或不惜代价赢得胜利？事实是：“他在考虑和谈是否是他责任的一部分。”

吹开历史的金沙金粉，丘吉尔并不是坚定不移的铁汉。真相也许有损丘吉尔的伟大，但这就是政治。政治是妥协和权衡的艺术。而且最终，他做了正确的决定，并带领英国走出了战败危机。

历史，是要盖棺定论的。收梢很重要。应该说，电影比书观感更好，书中絮絮好几页，往往一个画面就展现得淋漓尽致又意犹未尽。加里·奥德曼凭借主演《至暗时刻》的丘吉尔获得了金球奖和奥斯卡奖双料男主。关于丘吉尔的影视作品很多，在此之前正好也看了考克斯主演的电影《丘吉尔》，雪茄的烟雾缭绕中肥胖无力的老人总是在拖时代的后腿，演员的表演有点装，有点浮，和加里·奥德曼撞到一起，弱得不止一点。我喜欢加里·奥德曼这样的演员，很有创造力，什么样的角色到他那里都能演出独特

◆灯月闲话

虞兮虞兮

鹿壮国

“虞兮虞兮”，项羽的悲歌，在那个距离我们遥远的夜晚让虞姬心灰意冷。“虞兮虞兮”却又如近在耳边的悲叹，我感觉它不是空气中的音韵，而是魂魄附于一种冷冰冰的铁器上。那铁器从古到今从书面到民间我们称它为“剑”。一个女子用自己的生命重新铸造了这种短兵之王，赋予剑史无前例的高贵和尊严。如果我还像三十来岁时不动就写诗，我会写“虞兮虞兮，你寒冰闪闪，颤动谁的心肝”。

灵璧县虞姬镇虞姬村的一个小院落，外围是青苔斑斑的高墙，院里荒蒿与矮树坚持着沉默的绿。一个青色砖瓦，一块带字的灰石头，虞姬的魂魄就具象地保留在这片土地的一个小角落里。1990年代末，我站在这里听一位老者说话，同时时间回荡着云雾般的轻声“虞兮虞兮”。这时的“虞兮虞兮”不是项羽的，不是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转述的，是我自己内心的。

这个小院可以看成时间空间恍惚交汇的一个点。在这里可以想象自己置身在汉代，而后南边北边望一望，似梦非梦的魔幻就一波波涌来。向南望是固镇，楚汉相争中最疼痛的土地是垓下战场，百万冤魂转化为千百年叶茂德厚的好庄稼。向北望是虞姬和项羽生平最辉煌时期的都城，当年已经几劫难，那时叫彭城，后来叫徐州，再以后有了战事就少不了它。再向北望，是虞姬和项羽生平最厌烦最鄙视的那个人，刘邦的老家以及他草莽发迹的根基之地，丰县和沛县。

大家既然合不来，为什么非往一块挤呢？方圆二百里来，搅和着多少恩怨？当年项羽在徐州附近活捉刘邦的老爹老婆还声称煮一锅肉粥喝，后来刘邦在固镇一带大兵压境逼得项羽夜半愁唱消磨了胆气。

一个女子这时拿出一把剑，让自己细嫩的脖子尝到了人世最后的冰冷。该结束了，或许她这样想过。我认为她绝不是为一个男人去殉身，而漫长的男性社会却自以为得意地把她的死附会成跟男人有关。她对时代充满绝望又满含期冀，她以一死向无聊的征战杀伐抗议。

一个女子，在历史的瞬间闪过，尽管没有她的纪念画册、传记文学、生平纪事之类



唐玉霞，供职于芜湖传媒中心，高级编辑。芜湖市评论家协会主席。出版有《城人之美》《悠悠岁时迁》《千古红颜》《回味：低头思故乡》《陌上芙蓉开正好》等散文随笔集。

之处。即使是个烂角色。我还喜欢饰演丘吉尔夫人的克里斯蒂娜·斯科特·托马斯，五十多岁的英国女演员，还在黄金时代。

假如对这段历史感兴趣，可以参看另外一位现象级作家肯·福莱特的“世纪三部曲”：《巨人的陨落》《世界的凛冬》《永恒的边缘》。《巨人的陨落》定格在1911年6月到1924年1月一战前后；《世界的凛冬》时间跨度从“一战”到“二战”；《永恒的边缘》时间线是1961年——1963年。以英德苏美四国为主线，以家族的兴衰起落再现国家的没落，时代观念的蜕变，以及文化的替代更迭。“从充满灰尘和危险的煤矿到闪闪发光的皇室宫殿，从代表着权力的走廊到爱恨纠缠的卧室，来自美国、德国、苏俄、英国和威尔士的五大家族，他们迥然不同又纠葛不断的命运逐渐揭晓，波澜壮阔地展现了一个我们自认为了解，但从未如此真切感受过的20世纪。”这段我抄的出版文案。华美了一点，不算失真。

《世界的凛冬》是《至暗时刻》的另一角度版本，也有人说是英国的《权力的游戏》。



实在而虚妄的东西藏之大小纪念馆图书馆，她却光芒耀眼，千百年来，神在，诗在，韵在，人情在。

虞兮虞兮，你结束自己的命运，使用的竟是被称为军人之魂的剑，让后代军人永远记住，剑，凝聚着一位女性惆怅的眼神。虞兮虞兮，你为项羽做出了榜样，项羽接过了你的果敢你的豪迈，也在乌江之畔让脖子感受到人间最后的冰冷。虞兮虞兮，你的剑挥洒灵魂的粉色桃花，那是你用一腔温柔汁液做一曲放逐世道的绝唱。

习习的风，让我产生幻听，好似听见虞姬裙裾拂动青草的声音，为什么我会为遥远缥缈的虞姬而眼含凉凉的云雾？

一位退休的老中医住在这个寂寞的村子里，他掌管着这个小院大门的钥匙，成年累月义务地充当“虞姬纪念馆”的“馆长”兼“解说员”兼“清洁工”。他开门时，院里惊起一群麻雀。之后他说了许多关于楚汉的话，他那苍老的声音诵着更苍老的文字，那是清朝杨兆鏊写的词《虞美人》：“楚歌声逐愁云起，夜帐明灯里，振衣献舞拭龙泉，听取一腔热血洒君前。顾雍无语军情变，似雪刀光乱。桃花片片坠东风，化作源头芳草绿丝红。”这词大概选不进《中国古代诗词精粹》，却是小院中唯一有文化的东西。没文化的蚂蚁爬着，没文化的碎石睡着，没文化的几朵花在树枝上打蔫。小院大概在考古界文物界的视野之外，可是本土的乡亲却世代代把它作为村庄的精华。此刻，院子里的两个人，行医多年也罢，写诗多年也罢，也在文化之外。

这时我看见老者霜鬓微动，我知道他鬓边有温柔的风。虞姬的魂魄和精神就在这个小小村庄小小院落里，一代人又一代的人，像风吹霜鬓一样流传着。

其实虞姬和虞姬的故事不虚妄不缥缈吗？虚妄和缥缈却犹如洗我心田的梦幻之水，却犹如吹我灵窍的云天之风。

虞姬墓不大，小眉小眼的景观却有气血。它多数时间荒凉着，偶尔来人，要房前屋后远喊近喊找人找钥匙。老人慢步走来，给你解锁开门，给你引路演讲，那个小小院落留给我的满是温馨，人家不收你一个子儿。

◆信笔扬尘

荷韵十里

王子龙

怀宁县举办荷花文化节,因为在高河,就去了。

从高河新大桥南桥头向西拐，一条乡村道路通向粉铺、谢山、查湾村。昔日，道路两侧是大片的稻田，春天绿油油的，秋天金色无边，那是原生态的农耕文明景观。水田里的青蛙和蛇，田野上的斑鸠和布谷鸟，漫天的昆虫和蜻蜓，上演着“万类霜天竞自由”的情景剧。耕牛在悠然地行走，少年也在悠然地行走。少年背着书包，无忧无虑地哼着曲子。那时我十二岁，穿越田野，历经四季，去山岗上的谢山初中学校上学。

山脚一条溪流，枯水季节水落石出，河床就是道路。汛期，洪水肆虐，湍流冲击，少年卷起裤脚，摸着石头过河。河水湿透了衣服，可是少年依然无忧无虑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时查湾村的查海生因为个头小，上学需要大人背着过河。

记忆中的一片绿野，如今变成了十里荷花。四千亩莲叶，堪称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；这一日艳阳高照，果然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十里廊道，两侧的池塘里涌动着荷叶、荷花和荷韵。荷叶亭亭玉立、此起彼伏，她从泥土中来，撑起阔大的手掌，捧起清纯的荷花。一枝杆子从清水里伸出，一枝粉红色的花朵，起初苞蕾如同野桃，不久十余片花瓣绽开，里面露出金黄色的莲蓬，莲子躺在母亲怀里，半睡半醒。半年多的时间里，花朵静静地绽放，莲子静静地成长。莲花与莲子相伴而生，而其他植物花落之后始有果实。这一现象，佛家称之为“因果同生”。对于莲花之美，佛家以“唵嘛呢叭咪吽”谓之六字真言，意思是“保持身心像莲花那样美好”。

我读莲花，觉其生存境地有三重境界。在污泥之中，莲藕不嫌弃污浊，安身立命，从污泥中吸纳泥土的营养，是为第一重境界；在清水之中，莲叶出淤泥而不染，却又不耽于鱼戏莲叶间之乐，向上，向上成长，这是第二重境界；莲叶脱离污泥和水，向天空，见天日，在阳光下打开叶面和花朵之美，散发芬芳和莲蓬



志在千里 孙世华 摄

◆山川故园

池塘里的夏天

陈斌

经过一个春天的孕育，屋后的池塘变得丰满起来。

池水漾漾，几乎漫过塘堤，颜色也由茵茵变成浅绿。睡过头的莲藕不声不响地蹿出水面，荷叶巴掌大，袅娜在水面。小蝌蚪长成青蛙，趴在荷叶上，瞪着眼，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。高瓜已褪去枯黄外衣，换上了翠绿的新装。早春时父亲投放的鱼儿也活得有滋有味，成群队在水葫芦间穿梭打闹。水葫芦长势喜人，有占领整个池塘的架势，父亲用竹竿把它们圈在一角，好让它们安守本分。然而水葫芦有个性，嫌在一起挤得慌，使劲往上蹿，都不守规矩。塘堤上的杨柳已出落成一个个大姑娘，柳条低垂，柳叶含春，轻飘飘的模样，人心也随着动。

清晨，姐姐蹲在塘边的青石板上，撅着屁股，抡着棒槌，洗浆一家人的衣服。“棒槌”声在池塘四面回响，惊醒了塘边竹林里的鸟。

这池塘虽小，却连接着不远处的河汉，池塘里的水甚至能淌到长江里去。

我蹲在姐姐身旁，双手撑着下巴，望着水里的小鱼儿发呆。小鱼儿不怕人，在青石板上成群结队，偶尔也发一下神经，队伍“哗啦”一下炸了窝，四处散开。要是母亲也凑巧来洗菜淘米，丢弃的菜叶子、米粒就成了小鱼儿追逐的对象。

夏日的池塘，午后阳光正浓。父母不在家，我偷偷溜出门，从家里扛出一个洗澡用的大木盆放进池塘里，赤溜溜坐在木盆里，拿上棒槌当船桨。池塘东边深，西边浅，一不小心小木盆进了深水区，惊慌失

之实，这才是第三重境界。

人们看中这第三重境界，盯住了莲蓬的果实。莲花一年有6至8个月的花期，每亩田能生产800斤莲子，销售全国，有4000元营业收入，净利润2000元。稻田流转，农民每亩有400多元收入，在荷花塘中务工就业，又有劳务收入，今年几个月，这里农民劳务收入已有70余万元。在田边地头，莲子和荷叶加工成药材、饮料和酒，销往城市。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”，餐饮和民宿接待，让农房变客房。经济学上的一二三产融合，在荷花香里形成生动的实践。

莲叶何田田。木栈道架设在莲叶之间，我们从莲花和莲叶间流连忘返。摄影者在捕捉美的瞬间；观光者在“察颜观色”，体验人间的美妙；墨客逗留于清吟亭，诗词歌赋沛然于胸；骑行爱好者，从荷叶间滑出优美的游戏。更有旗袍仙女，婀娜多姿地走来。长盛不衰的怀宁民间班社，水袖长舞，清丽的歌喉为谁唱响？荷花节上，商贸云集，现场签约7000余万元投资项目。我看见乡亲们身着洋气的服装，喜洋洋地从荷叶间走过。这是新时代的新农民，他们知道鼠标轻点，直播带货。他们风情万种，洋溢着乡土的自豪，高河的幸福。此时此刻，诗意与生意交汇，虚幻与现实交融，浪漫主义、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织。

高河的幸福，诗意地栖居。这种幸福感荡漾着，荡漾到荷塘边海子的故居。海子86岁的母亲坐在门边，手捧经书，洋溢着高河的幸福。不怎么识字的她，会背诵儿子的诗歌，努力理解诗意。“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”“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，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海子的笔下，农耕时代的高河是这样的：“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，遮住了窗户/他们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，吃和胃/一半用于农业，他们自己的繁殖/大风从东刮到西，从北刮到南，无视黑夜和黎明/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今日，荷花开到海子的故居边。海子不知道，

用不着面朝大海，只要面朝高河，就能春暖花开。海子怀抱诗歌理想，眷念家乡高河，“从明天起，和每一个亲人通信，告诉他们我的幸福”。

荷花已开到海子的窗下。幸福的荷花是否知晓，海子的幸福是什么？

老母亲坐在门口。邻居对面，已建成海子文化园。建有入口广场、海子文化园游客中心、海子文化广场、海子纪念馆、海子雕塑、海子乡村大舞台、乡村广场、海子太阳墓、铜花广场、挚友诗墙、创作浮雕墙、生态停车场等旅游设施。县里致力打造“海子故村——诗人与诗篇”“海子墓园——永存与追念”“查湾门襟——走出与归来”“海子原乡——时光与生活”四大主题板块，利用“海子人间游园线——十个海子”构成黄金旅游线。这是对“十个海子全部复活”的诗意呈现。

那个需要大人背着过河的查海生，15岁考上北大，19岁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，后成为著名的诗人海子。他创作的诗歌《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》已收入中学语文教材。海子文化园，已成为文化旅游景点。一个平凡而平静的乡村，吸引着八方游客，有的似懂非懂地读几句诗，有的有心无心地问一问逝者的故事。真正的慕诗者，在清明节时聚会于海子墓地，用心诵唱“春天，十个海子全部复活”。

文化广场浮雕墙上，镌刻着海子的代表作。现代诗从被冠以朦胧诗开始，一直以来，就遗世独立，曲高和寡。没有文化的老母亲能懂得现代诗是什么？她一定懂得“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”，可是她的爱子只有昨天，没有明天。佝偻的老母亲手持诗卷，坐在老屋门槛内，老屋坐在蔓蔓的荷花塘边，荷花坐在苍茫的高河大地上。荷花边的荷花节，荷花边的人声鼎沸，在老母亲的眼里耳里，都如淡淡的风，吹过来，又吹过去了。

荷花弥散着淡淡的香味，像乡村旧事，十里，百里吹过来；荷花氤氲着淡淡的韵味，像新鲜的诗歌，十年，百年地吹过。

◆人间小景

菜园

明伟方

母亲种了一辈子菜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无论风调雨顺还是天旱地涝，母亲的菜园里总是绿油油一片，引得路人啧啧不已。

后来，我们兄弟几个陆陆续续读完大学，在城里安家落户了。每次接母亲来城里住，过不了几天，母亲总说心里闷得慌，吵着要回去。我们知道，母亲其实是放心不下那块菜园。

前阵子，村里搞开发，母亲的那块菜园被征用，我们弟兄几个暗暗高兴，心想这下子母亲总该无牵无挂地来城里了吧。谁知母亲三番五次地找到村里，硬是重新要了一小块地种菜。我们都十分生气，责怪母亲都七十多岁的人了，不愁吃不愁穿，不该再折腾。母亲却说菜园是她一辈子的寄托，离开了菜园，她的心就像被掏空了，到哪都过得不自在。“菜园是她一辈子的寄托”，一刹那，我们豁然开朗。想当年，父亲身体不好，母亲在菜园里勤扒苦做，把我们兄弟几个抚养成人。无论日子多么艰难，母亲从没半点怨言，始终把菜园当作希望，相信有耕耘就有收获。

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都应该给自己的心灵留一块菜园呢？我是说，留一块赖以终生寄托的精神家园。因为只有心存寄托和希望，才能拥有永恒的追求和快乐啊！

